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駘文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_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_臣王衷

欽定四庫全書

東江家藏集卷四十二

後集九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墓誌一十二首

亡室贈淑人張氏墓誌銘

淑人姓張氏諱淑正小字壽寧世家華亭谷陽門之西
敦厚尚禮有諱益著者善楷隸書織工取其字為幌文

有聞於上者因取以實金陵居織錦三坊至今猶有名
祖紳父粲號雲石俱讀書游泮庠終隱不仕母任氏福
建參政勉之孫處士執庵先生弘之女執庵夫人顧氏
賢明有識鑒淑人既喪母夫人取教育之予時學于其
子長史先生故夫人與先生許以為配任氏既世衣纓
張復右室族姍皆以為非耦淑人至能安于澹素承接
上下無所失於是衆咸宜之尤為先祖遺善翁外祖秉
直陸公所稱禮先君性嚴難得意淑人獨無迂馬其事

先淑人如女事母先淑人嘗久病髮蝟虱生焉氣羸不勝櫛以口齧而去之傍觀有難色而淑人若不知也予為弟子員淑人躬緝紡助朝夕服勤嘗苦茹納包容有人所不能堪者中更先祖喪畢兩弟婚娶至盡脫服飾以助著簪布衣若將終身焉予三黜鄉闈不為憂聞得荐亦不甚喜從予居京師每以不及奉二親趣予歸省先淑人計至哭泣怨悔不自勝相予營葬事役人食飲皆手自品給人感其意無不為盡力其喪先君亦然

天性真淳無矯飾不知貴勢之可慕貧賤之可侮比隣婦嫗最下者與之均禮見人貧困苦疾病在身周之惟恐後或時不及輒慘然不怡待子婦及妾侍皆如女視家人子亦如己生每食時孩穉繞前截少分甘有未嘗及口而盡者王給事明遇妻以夫舊學嘗來視淑人還家遇婢妾頓厚人以為有所感云痛母早亡奉雲石翁禮愛尤篤弟山及其婦歿皆為之斂葬且教其女擇士族嫁之葬雲石翁視母壙不稱屬家人厚封樹徘徊悲

戀不忍還俞氏妹嫁時華盛淑人及其季適陳氏者獨
蕭然一不以介意後俞衰落兩家子女來撫視之如一
於其他親戚皆然雖素薄於我者亦無間蓋其心知有
骨肉初不知有存亡盛衰之變與炎涼厚薄之分也以
是處予家四十有五年親疎內外以及鄉人皆稱其賢
淑及卒皆痛惜之京城隣近婦女來哭奠者不絕比喪
還有追送數十里者予為翰林編修封孺人為侍讀學
士封宜人滿禮部三年贈今號歲丙子始道籍內庭預

朝謁戊寅孝貞皇后喪嘗入臨清寧宮助酹奠是歲三月得疾更夏歷秋醫弗效冬十月十三日竟卒生以景泰丙子十二月廿四日得年六十三予再入京官再進祿賜日裕淑人恒不樂每勸予歸蓋其中有見焉予牽連未能決而淑人遽先我逝矣嗚呼惜哉淑人生三子長天彝嘗習舉不就理家政次天敘年十九卒次天秩縣學生女四皆不祿孫男九長應陽蔭補大學生次應寅應辰應雲應祿應芝天次應昌應明又次應金天女

九長適侯乾金山衛指揮藩之子次許嫁故廣東按察副使張祚孫太學生憲之子約次許嫁太學生范民彝子啟高次太學生曹錡子梁餘尚幼應明應金及范氏女以下淑人皆不及見云淑人之喪遭時多故旅殯四年乃得歸是歲予亦致仕為求葬地久之得於郡城北通波塘西張家浜之南其地面與坐乾後盤鳳山前匯祥澤塘橋張氏之故物也以嘉靖二年癸未冬十二月六日壬寅襄事銘曰

山旋岡水旋隈擁以乾環吳維樂哉丘子寧歸懷平生
感艱危悲復喜系此辭

潘母太宜人段氏墓誌銘

南京禮部郎中潘君時雨母太宜人段氏世居寧國建
平之段村祖滿父安並不仕以農為業安娶錢氏生宜
人少而淑惠鄉隣有子者多求之然議輒不合既踰笄
猶未有所屬郎中先君子澗松翁方求貳室試以請於
安安慨然曰吾亦籌之是命當爾也遂諾焉宜人入門

事澗松與嫡室嚴氏甚恪謹分理家務斬斬有條緒嚴氏禮之澗松繼納二人許氏素多病芮氏年最少宜人視之皆若親姊妹許有子弗能字宜人躬撫鞠之見者不知非所出也嘗得一子失去而芮氏適生郎中澗松遂俾有之歲癸卯澗松得危疾宜人刲股肉以進疾遂愈其明年子溥生鄉人盛稱之以為誠所感云庚戌翁復病以郎中屬宜人曰是兒似可教吾沒汝弗能則亦已矣宜人泣曰賴君有遺業吾紡績以資之何不能若

成否則在天耳時郎中年十二溥方七歲而嚴氏子澤
己名薦書矣宜人既襄澗松事郎營別墅延明師以專
教事恒舉澤以勵之曰必如是斯無負汝父與吾之志
也郎中以甲子領鄉薦甲戌對大廷是時溥亦自邑庠
升太學宜人就養京邸二子朝夕侍膝下鄉人榮之而
宜人誨飭不少置遇誕辰稱慶必垂泣曰幸汝輩成立
惜汝父不及見也郎中為主事封安人已而進今號嘉
靖癸未正月七日以疾卒明年九月庚午葬澗松墓右

若干步地在其鄉之某里某山原初許氏病篤與宜人
訣曰生若同氣死葬必同穴宜人泣而從之及葬許與
芮皆預為塋以齒為序至是藏焉宜人人生正統丁卯十
一月某日比卒年七十七子二長郎郎中名潤字時雨
其次溥也許氏生正統乙丑月日卒弘治癸丑月日年
四十九子一曰濡國子生芮氏今年六十五貞松後彫
榮享未艾生郎中後復一子曰濠為最少宜人孫男五
僕出郎中備伯仲似出溥女二長許嫁太學生甯豫次

子思幼在室許氏孫男三曰仕曰倣曰儀倣邑庠生女
一適典膳濮濬子松茂氏孫三人曰初曰俚曰某郎中
既以父命母宜人而懷所生不忘欲因宜人附錄諸母
行實勒之墓石以見其恩意之厚雖事微前比而其情
有可念也庸具列之而併見之銘云銘曰

詩美任媯莊姜之娣秀也嬪周亦大其世繫潘有段豈
曰有子其敬而和實應彤史鬱鬱澗松下維我室左携
右須生死皦日兒也克孝母寧有恒生榮死哀各極其

情銘以昭之子孫其昌尚於此徵兮

周母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嘉靖癸未夏四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周君伯明以母太恭人李氏病具疏陳請乞歸休上不許而特賜君告俾馳驛扶侍還吳未行五日卒實四月四日也訃聞命所司諭祭仍給舟歸其喪公卿以下畢弔致奠賻如禮行之日送車闕道觀者榮之明年冬十二月某日葬其鄉馬鞍山北之先塋贈大理少卿芝雲翁之兆先事兩

月君命其子鳳儀奉書幣以春坊諭德顧君九和狀來
乞銘予壬子與都憲同升今三十有三年高堂綵侍嘗
獲稱觴從春坊望顏色幽宮之刻不鄙而辱以命予誼
其可以辭也謹按太恭人姓李氏與周皆崑山舊族世
濟德善曾大父謹光祿寺署丞大父璩易州知州父諱
泉母朱氏太恭人體貌莊重語言簡寡行徐而坐端望
之知為令妻賢母始歸芝雲值家世方盛芝雲僮僕和
易喜賓客愛山水搜奇覽勝無拘泥太恭人內奉舅姑

共祭祀外給宴餼凡所須必躬親必致其豐潔退而治
女紅弗懈中更衰落而事上益虔處姊如巨細推遜不
啻無所爭競其御羣下慈而莊未嘗有色喜篤恩布惠
踈遠不遺助芝雲幹蠱恒出所藏以資費為子延師友
至脫簪珥無恹容夜必篝燈手續以課業曰吾望汝成
令名汝勤于學吾寧倦于績也撫二孽子若已出夫弟
繹早卒鞠其二女咸使有家長孫鳳鳴幼失恃愛之踰
等然督教備至鳳鳴感勵績學遂與都憲君相繼登甲

科人皆曰太恭人之教也都憲君由知縣擢內臺太恭人與芝雲連被寵命鄉人名其所居堂曰三錫其就養京師鳳鳴亦官刑部三世一堂萱葉蘭支交暎一時縉紳皆艷慕欣欣焉都憲南遷鳳鳴解官奉太恭人居吳下及將赴留都趣鳳鳴還就官曰汝籍于朝不可以我故廢王事也都憲當北還念太恭人涉遠有難色太恭人速之行曰汝官至橫金吾猶能自力且得孫婦輩聚處甚樂也居三年康豫無恙日久猶課家人治紡績子

孫以為言則曰吾性自樂之且吾逸則下成於習非久
遠計也其深見遠識如此所以荷重封享祿養子孫繁
昌生死哀榮豈偶然之故哉太恭人生正統己未二月
十七日比卒享年八十五子男三長倫即都憲明慎端
方朝省推重次佐天次佑孫男四鳳鳴刑部郎中次鳳
儀鳳翔鳳起女一人適生員葉良材曾孫男二汝龍汝
瑜女三人長許嫁國子生朱希曾次柴告次幼銘曰
三錫之堂我嘗稱詩今也丘原銘則疇宜玉岡隆前婁

江逸之鬱鬱芝雲此焉同歸尚千齡匪虧以昭我辭以
永保其來茲

封監察御史陸公墓誌銘

封監察御史怡梅陸公卒將葬其子御史君以四川按
察僉事胡君仲申狀請予銘先是御史以使事過家為
公壽有司舉故事表公宅里衣冠畢賀鄉里榮之御史
既還朝數月而公病思見其子御史亦心動適以四川
之節來及江而聞問即上疏乞終養晝夜南馳抵家而

翁疾間見之甚懼予亦為御史喜意公壽必未涯而竟以不起然病而思思而父子得相見扶持藥餌踰月而後終愛日之情雖無窮而公亦可以少慰矣公儀觀豐碩質性敦厚少有志於學以傍無兄弟始退而服家政客游淮泗梁宋間周覽名勝既歸識益克志意益堅定家臨闕閭而端靜純一未嘗妄交游其所與必鄉之達者間從有司役恪恭以勤小大緩急無敢慢郡邑皆善遇之御史君始就學訓督甚嚴曰汝能學則無忝吾先

人親師取友時不可後也見其從朋輩飲輒不樂御史懼而改然後色豫及學成登科甲公亦無德色既受封命其自處益卑鄉飲請居賓位固讓乃就登降興俯無違禮鄉邦重之稱為德人長者及卒皆悼惜焉陸氏本東吳舊族代有聞人公曾祖安嘗受學海叟袁公之門叟竒其才勸之仕以親老辭凡所得一付之篇詠編修楊公廷瑞志墓盛推許之生子緒緒生晨繼世閒逸晨娶柳方伯文粹女兄實生公其源流遠矣公配施氏先

公卒以御史貴贈孺人子男三長翺即御史初任吉安
推官以明慎稱召進今職次翊次妯女四謝旻俞鯉盛
世袁煦其壻也孫男三希岳希岱希昂女十一人長適
沈渭次杜炳顧世清次太學生董繼貫次孫億次許嫁
周溥胡錫朱克溫次尚幼公生景泰辛未月日卒嘉靖
甲申十月十一日年七十四葬以卒之後兩月二十有
二日墓在所居之北白龍潭之南涯相去不一里予以
文識御史於科場今二十年不可謂不厚公之行其又

足稱也乃為銘銘曰

卉木之真是曰梅人而悅之人可知處蹻而淳崇益卑
雪霜艷陽無我移我壽而康子載馳我憂而疾子來歸
歛我以藏靡悔遺龍潭之源鬱崔嵬雲屏曲擁水旋洄
我室甚邇神弗迷稽祥跡履銘此辭

東崖樊君墓誌銘

故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清簡樊公之子諱璽字
伯通別號東崖以太學生待選家居嘉靖三年冬十月

二十四日卒于常山之里第其子鏊將以明年乙酉某月某日葬君於其縣之博望鄉華棠里前山之岡先事以狀走雲間請銘其墓石清簡公守吾松君實侍行而外人初不知有君子最辱清簡公知而亦未始面也正德己卯君以公葬不備禮具疏白于朝於是始識君聽其言察其行事信清簡家兒也辛巳予南歸嘉靖甲申君遣鰲來視予期以高秋北行取道會松上方日夜望君及鏊再至而纍然衰絰在門矣其贄幣猶君之手澤

也嗚呼君之與予期其殆為此乎而予又忍以不文辭
不以慰君之惓惓邪君之先遠出成周而再盛於有宋
始自南陽遷于常山之疊石予前狀清簡公之事已詳
其再遷綉溪則始自高祖遼東都事遜而曾祖清河訓
導溫祖文檢仍之溫文檢並以清簡公貴累贈至南京
刑部尚書妣皆贈夫人清簡公夫人徐氏有三男長堆
己受蔭而卒君其仲也幼穎悟有大志嘗從學開化吾
文山先生授以舉業乘間請曰讀書止於為文辭取科

第乎文山笑而許之自是屢以文試場屋而天人性命之學操修踐履之功未始少間聞公官河南喜曰洛中道學之源委也請從以肆其觀於是復以文質於提學車公而聞見日以博矣及公尹天府都憲臺陟司寇位望日隆而君猶齟齬或導之以速化之術者君咲曰是寧不有命吾忍以污吾清白家聲哉聞者悚而退既承蔭入太學再試京闈仍不利而厲志益薦清簡公以勇退忤逆瑾擿其問隆平侯事奪官又追論守松江日減

官布以紓民困事責輸粟五百石君周旋其間獨力幹濟不以及諸弟為公憂公卒服喪哀毀繼喪徐夫人亦如之其詣闕陳辭情志慟惻聞者感動雖素不悅公者亦不為沮議而或反有助焉以是蒙恩得賜公夫人葬祭及贈諡公皆如制縉紳稱之君居父母喪哭泣過度已得眩瞽疾及是間闕道路風行露宿既歸疾大作卧山中者五六年嘗自念讀聖賢書憑先人餘休蓋名仕籍而曾不得效一官以自見圖所以上報者病小間遂

先期來告予十月束裝戒行矣已而忽自疑曰踰是日可也及是亟呼鑿書勤謹二字於壁曰吾疾不起矣保家守身理無大於此者遂奄然而逝蓋君內靜而明而又善虛中氏之學故於此有前知云君孝友出天性雖小必謹清簡公宦游於外鄉之時物必附寄然後敢嘗閑居日必具衣冠定省承候顏色未嘗離左右伯兄卒撫其諸子如己生處異母弟若同產族婣里黨有貧苦若老疾者必周之惟義之徇雖竭力不顧其自奉則甚

約出入里巷謙恭禮下未嘗以門地驕人平居無事掃地焚香手一編終日非速客飲酒不過數行夜必集諸兒講論文史至宵分乃寐如是者以為常其為詩取適情興不苦心鉢目故所得多不留今所謂東崖稿者財十之一二爾而蕭散警拔綽有幽致讀之可以得君之為人君生成化己丑十一月廿五日及卒得年僅五十六配王氏信州舊族生子男一即鏊太學生女一適彤山徐都運廷鎮子佐側室鄭氏有子男三鏞錦錠惟清

簡公忠諤在朝廷惠利在郡邑軌範著鄉邦生完高節
沒享榮名可謂盛矣君能繼之而其美益彰可不謂能
子邪雖抱蘊弗洩知者惜焉而君可以無憾矣是宜銘
銘曰

太末之墟有丘嶙峋其中有人清簡之風於此焉存不
顯其身天乎莫詢而情事已伸予尚奚云尚百千春以
裕其後昆

道州學正梁先生墓誌銘

嘉靖乙酉秋九月二十四日司訓恕齋梁先生卒於華亭之學舍先時道州學正以闕告吏部選學行著聞者奏以先生為之命既下矣月餘邸報至衆方悼先生不盡所施於吾又歎先生之久淹而卒不聞此命也相與誄先生行誼為狀以其子沈等來乞予為葬銘先生在吾學為東齋師子東齋舊生也歸田五載辱先生知愛若素交子弟又辱先生教先生已矣予何以慰先生而銘可以辭也梁氏之先本長沙人宋殿中丞鼎嘗守吉

州樂西昌山水遂卜居焉其後屢遷至諱子祥者始定
居廬陵之白沙鄉實先生二十四世祖也高祖朝昇曾
祖用宏祖承威考爾衷號怡庵並隱弗仕承威父子俱
以年高厚德賜章服鄉里榮之妣蕭氏泰和西州黃門
某之女弟實生三男先生為之長少穎敏力學不煩父
師為文務典實去浮華論學宗紫陽朱氏於鑿說支詞
蔑如也成化己亥歲大侵寇起家業一空先生策功罔
怠尋丁內艱葬祭一以禮甲辰補邑庠生提學署其文

為上列自是學益闕肆每私試常冠諸生弘治壬子領鄉薦凡五試春官不利而志不少衰甲子復治行怡庵命之曰甲科得否誠有命此行脫如舊何如作儒官及老眼一見哉乙丑遂拜衡山學諭之命遵父訓也衡山科第久乏人學政亦弛先生至抗顏當席禮賢懲頑儀範肅整有孤貧而行束修者辭之曰吾期教之成而已意不在是也上官俾攝縣事復辭曰學吾職也理縣政則荒吾學政矣上官弗能違既而尹復缺曰署縣非梁

教諭不可也強委之訟至即決科罰一清兩月間政聲
流聞舉邑按堵方伯吳公某稱之曰真賢良也已巳丁
外艱服闋改浦城學浦城之人才猶衡山也先生雖訓
迪匪懈竟以績效弗稱左遷吾華亭華亭近歲多良師
先生至士益感奮相淬礪自己卯至乙酉上春官者十
餘人連得第者尤衆士方喜先生之道行而先生已厭
世矣嗚呼惜哉先生性剛方尚義節遇事英果有不平
當辯者雖貴要無所詘或勸以少遜者曰我何有於官

哉吾與之論弗勝棄吾官以伸公道可也當其勁挺人或不能堪事已釋然無絲毫滯於心曲或行有未當雖下人言之亦立從人以是知先生之無他蓋久而益信服云先生初娶蕭氏曲山大司馬文昭公族有賢行繼娶綦氏衡學生祖綬之姑知書達禮以先生好面折人常婉辭勸止裨益良多先生歿諸子咸在家獨力殯斂松人皆稱之子男三長即沈綜理家政次淙次淘俱縣學生女一適泰和池頭王黃門儼之孫守孫男四女三

俱幼沈及淙淘扶先生樞歸將以年月日葬某鄉之原
諸生稱先生不汲汲於求名而名以成不屑屑於為家
而後以昌大不媿媿徇時以不至高位而其道已畧見
於行其行義足以有立惟斯言以足據以銘先生矣銘
曰

白沙之鄉鬱鬱崇岡先生所藏不竟厥施惟執弗隨而
其中匪虧我作銘詩非曰予私惟諸生之辭

封工部主事富翁墓誌銘

自富君子超之登第則聞其父雪峰翁之賢子超使荆
州予訪之始識翁於其第弔子超之母喪為亡妻謀葬
地於祥澤往來益習信所聞之不虛予作壽藏翁持酒
來賀意忻忻也別未數月而翁之喪聞又數月子超歸
自京師具其友吏科給事楊君士宜狀來請銘其墓予
方重翁之為人而且喜其強健孰意遽為翁為此也翁
諱洪字汝深雪峰其別號世居華亭通波塘祥澤滙之
東涯曾祖以誠祖某號南郊父某號一村妣汪氏公少

而聰穎習舉子業已而棄去專力於農圃與兄汝南同居三十年無間言一村病且革呼翁兄弟曰同居義也然而不可久勢也吾欲為汝為久遠圖而力不足且奈何翁聞而悲泣悉讓先業於汝南而自築室以居布衣糲食紛華靡麗之好一無入於其心弘治間汝南被選掌鄉賦辭不許翁毅然代之隣區累派積荒租餘百石當徵之民民不能堪翁又為輸之翁家事不甚裕而能為此故人以為難而翁無德色也翁早生子多不育中

歲得子超遣入城就傅去家二十里恐其幼而惰也每日酉而往以課其誦習卯而歸以綜理其家如是者三年而子超學以成族兄孽子相始生嫡媚之棄而不字翁取鞠之及長配以室愛之若己出相亦事翁如所生其卒也襲含歛殯皆相實親之配丁氏克儉而勤躬親織紵有通晝夜不寐者翁之孝於親弟於兄訓成其子姪雖翁之賢亦丁有以相之也子男一好禮即子超正德辛巳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女一適陸祁孫男二

于文于德女二受莫氏張氏聘翁生於景泰乙亥五月二十日卒嘉靖丙戌二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二以卒之年月日葬九峰第三余山之中峰其地前瞻玉屏後引細林鳳岡東翔天馬西踞翁所擇也翁為人坦易淳直性尤仁愛見人有急難愀然若在其身與人交開口見心未嘗有矯以子超貴受封如其官章服在躬舉動恂恂不少異平日人尤以是重之所居面通波園池樓屋據湖山之勝翁晚年與鄉父老月一會於其間客至

必款留惟恐其去禮恭而意真無弗為翁盡者古所謂善士所謂吉人非翁其誰歟雖年不登上壽如其中要自以無憾矣是宜銘銘曰

東余之峰鬱以葱有窪其中公所宮有賓有從靈秀鍾靈乎不窮公之後兮其永隆

絅庵姚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鵬字程夫別號絅庵其先故汴人有諱世榮者以武幹仕宋為將軍職環衛從高宗南渡家臨安病告

尋醫遂精於其術姚氏江南之始祖也世榮之後皆以
善醫名有桂發者嘗起安定郡王伯栩奇疾授御醫局
副使於先生為七世祖子虛號朴翁以名醫被薦賜冠
帶由臨安徙華亭居修竹里子文彬號恒齋元惠民局
生累官醫學教授與鐵崖楊先生為詩友其葬也鐵崖
誌之私謚為貞靖先生傳子處和以文學任江陰儒學
教諭先生之高祖也曾祖柳隱先生諱某洪武初舉人
材知莆田縣祖菊庵先生某尤工醫考某以賢良方正

任許村場大使兩考即致仕徙居郡城是為瞻雲先生
梅趣翁善太素脉者之弟也娶錢氏南京吏部尚書文
通公之妹實生先生明敏凝重言動皆有則七歲能屬
詞善楷書稍長從陸夢庵先生受詩經問學日富補邑
庠生與從兄仁夫中夫俱有聲場屋間督學浮梁戴公
廣信婁公昏器之而試輒弗利弘治甲子始以貢上春
官試文冠多士授江西南安府儒學訓導始至值大水
學宮圯壞白于郡遂一新之南安不薦士久矣先生嚴

程約明軌範以身率之士咸奮於學未幾劉君寅與其弟宰聯躅取高第皆歸德於先生先生素慎取予及當官尤以名節自礪苞苴私覬無敢及其門者清風興行郡守而下皆接以殊禮時有所咨訪辭弗敢知守益敬焉修孝宗實錄成力求解任守固留之尋以書白當道始獲遂其志時鄉人仕而歸者憲副定庵曹公僉憲一庵許公方倡為安耆會聞先生歸甚喜曰會中得君吾屬有光矣郡邑諸公與上官行部咸加禮益優游桑梓

者十七年以嘉靖甲申六月二日考終於正寢距其生
正統丁卯五月廿七日享年七十有八配孺人余氏養
志先生某之女儉勤慈惠與先生一德相成先生壯年
多疾病孺人左右扶持飲膳藥餌必親有所須皆先意
而具卒致先生於康寧撫子孫待姍族不以煩先生而
事無不治先生卒哭之哀遂感心疾明年乙酉四月廿
二日竟卒年七十六其生景泰庚午五月十一日也子
男三長淞理家政率禮循義克承先志次汶太學生後

先生三月卒次沅女一嫁金鳳卒孫男四時周太學生
次時皦時敏時茂女六長適舉人張松次舉人孫堂次
宣城伯從孫衛嗣宗次舉人王洪子棖州判葉相從子
富次受冬官主事宋瑛從孫玄德聘曾孫男一應期先
生事親孝奉祭敬處兄弟友而恭御家和而肅接賓姻
恪慎謹抑未嘗一失色於人雖後生新進無少忽而人
亦信愛敬禮之先生之南安予以文送行所謂一時同
輩論學行純備者必以先生為首稱凡先生有言於人

無弗信有所托無不為盡心曰姚先生誠信人者皆實錄也此其大者至於出入市里未嘗褻衣盛暑家居未嘗袒裼簡札字畫倉卒細微必致詳謹益自少至老如一日焉時風日移老成日遠雖鄉邦俊彥代不乏人求欲如先生亦未可以多得矣淞等以今年丁亥二月廿五日葬先生於城東十里呂蕩廟之源以余氏祔奉湖廣參議張君德輝狀請銘其墓石予謂銘先生其可以無愧也諾之因以識吾感云銘曰

中有孚表有隅位弗克忠已輸人歸其德厚而神壽以
康愉其尚奚須呂蕩之原我刻琳瑜懷哉斯人逝矣其
吁

楊孺人王氏墓誌銘

松貳守闕西楊侯喪其配王孺人將圖歸葬手狀其系
行屬予為之銘楊侯在吾淞以廉慎律身以平直處事
蹊逕斷絕門庭肅清意其中必有相之者乃今觀狀信
然民嘗給事府中見孺人行事者追思至今不置然則

銘孺人固民之所樂聞也孺人姓王氏與侯俱臨潼縣
安業里永豐鄉人父魁隱弗仕以信義重鄉里母魚氏
孺人少敏慧精女紅為父母所鍾愛擇配得侯既歸恪
秉婦道莊重整肅不妄笑言尤不事華侈家故饒裕而
晨夕緝紡不少怠歲時蘋藻必親奉舅姑裳衣非手裁
飲食非極精潔不敢進侯克弟子員寓省城與弟四川
僉事樞榮澤訓導栻兄子山西副使淳實俱孺人躬炊
爨具膏火以相其學業雖寒裂膚暑沾衣無少厭倦其

後侯領鄉薦而樞等亦相繼取科名宦游內外至今德
之從侯官四方所至必藝蔬茹事絲枲曰廩祿有制此
亦聊以助君守也侯令杞縣時逆瑾方擅政檢括天下
府庫重法以立威有同官竊藏金給侯為借補計侯始
至憂之未得所以處孺人問知之曰此非君事也何憂
第追守吏爾同官聞而懼陰補之卒以無累其明見達
識輔佐君子類如此繼姑某性嚴孺人能順適其意一
日染疫疾家人無大小皆然孺人坐卧寢傍視湯藥不

少離姑疾以愈而身無染焉人皆曰此孝之致也訓幼子以安詳或佻戲必加譴斥待妯娌如姊妹樂道其善而掩其不足族姍窮困必賙之所至處同官家室亦如其妯娌常去有後思焉下至於僕使恒察其飢飽寒燠苟暇或親為理衣曰此亦人子也又各使習微藝曰庶異日不隲於饑寒至於內外之防凜如也鄉人論善理家者必以孺人為稱首云孺人素有疾乙酉子濬試闕中憂思疾作濬聞而亟來得少間明年三月二十有四

日竟卒生以成化辛卯月日及是得年五十六子男二
長即濬學生次重先天女二俱幼葬以年月日墓在渭
水之陽石川之涘楊氏之先兆也銘曰

國之政自家始中閨之有人君子維祉渭原崔嵬我銘
民辭申彼雞鳴昭我棠溪棠乎我依銘非我私以永我
來思

封工部主事王公配安人宗氏合葬銘

公諱吉字原吉以字行姓王氏世為蘇之常熟石塘鄉

人元末徙縣城太平里曾祖壽四祖孟德父廷美三世
皆不仕母顏氏公少而穎敏讀書日記千餘言屬對警
捷觀者皆聳稍長習舉子業以父喪明退而理家政舉
其力一出於詩故太司空林公廷選為郡推官求可為
子弟師者訪於公伯兄憲副公原善得公所業喜曰吾
視子非庸人顧今日已晚然進取亦何常言於守辟掌
縣曹案公弗敢違會丁家艱去遂不復出延名師以教
其子舜耕舜漁躬課其誦習晨燈夜案欣然若將終身

馮未幾二子學皆成正德丁丑並登進士第庚辰舜漁
滿三載封公為工部主事舜耕廬陵政成召入臺冠蓋
一時鼎盛鄉之人服公之善教又榮公以康健而享有
祿養也時鄉先輩東湖錢公致工部副郎事家居與里
中高年及公為耆英會相與唱酬甚富鄉後進皆傳誦
焉嘉靖甲申忽遘疾十一月初五日竟卒其生景泰丙
子七月廿又二日享年六十九配宗氏亦常熟人處士
諱道安者之女封安人公卒之年正月初五日卒其生

景泰壬申閏九月廿九日享年七十有三公性孝篤於
倫理痛母早亡至老語及之必流涕外祖死無後歲時
奉祀終其身族子奎早喪父公取鞠之為畢其婚娶且
贍其不足奎忘孤焉嘗求葬地券既成且授半直矣或
言為故按察使鄭公南金墓公矍然曰鄭公鄉先達其
後微不能卹忍復據其地乎亟還之併其直不取鄉人
義之善談論且長於料事於古今成敗得失人物臧否
類引端舉法戒粲然事之未來謂某當何若某當何若

已而無不酬鄉人行事有不當其意者輒面斥然不留
於心有曲直求平公據理折之皆厭服去雅性儉素一
衣至累年不易獨好登覽無事相出游廬陵山水國也
舜耕數遣人迎養終不許曰爾姑盡爾職吾無溷爾為
也人以是尤服公之高筆札詩語皆清俊有耕讀漫錄
東川稿藏於家東川者其所居琴川一曲遂以自號而
集因以名將卒無他言惟以家廟未成屬二子其所存
可見矣安人專靜端淑事繼母馬盡孝馬亦愛之歸王

氏時年尚少恪秉婦儀處一室治績經無事不踰閫事
舅姑先意承志兩小姑當嫁斥奩具以資之愛其子不
廢教遇臧獲皆有恩溺信浮屠女婦之恒態安人獨不
然惟推其餘以周困乏此在丈夫猶或以為難也舜耕
為公長子雲南道監察御史舜漁其仲由工部改刑部
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女一適沈泰孫男五之夔之龍之
皋其幼之益之文慧而夭女三受楊九苞朱孫元安如
城聘皆望族舜耕等卜以公卒之又明年丙戌十二月

廿有四日葬公及安人於虞山拂水岩之陽以翰林侍
讀陳君魯南狀請銘其墓石耕漁皆予春闈所校士魯
南其同年狀所述皆公素履其晦於身以發於後人又
可信福善之惟天而凡為公後者皆將有考於斯也遂
為銘銘曰

學吾志於行微人莫吾與也教吾志於成倏驚飛而鳳
翥也中閨淑良齊榮並康虞山蒼蒼雙壁深藏尚百千
霜以茂其本支也

工部員外郎致仕東湖錢君墓誌銘

東湖先生既謝事家居二十有二年當嘉靖丙戌八月二十有六日考終於正寢嗣子璠以明年丁亥月日葬公於虞山拂水岩之祖塋以先生治命奉廣西叅議丁君狀鄉貢進士鄧君傳論請銘其墓石弘治己酉先生舉南畿予與之同席舍始識先生己未先生擢進士予有事場屋自是為文字交今四十年矣先生鴻冥鳳翔遠跡霄漢予益望而有羨焉者而君重以是屬予予尚

安辭先生姓錢氏諱仁夫初字元德後更字士弘東湖
其別號先生本臨安人武肅王鏐當五季保障吳越有
功德於其民子孫蕃茂散處東南更宋元入我明纓冕
詩書蟬聯不絕以及於先生其為常熟人則自諱衍者
始蓋有賜田於李墓而子孫因遂以為家國初有諱甦
號謙齋者由李墓徙崑湖之沙湓嘗上書闕下論時事
高皇善之命撰祭幼主文復稱旨勅有司官之以老辭
不拜壽終於家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中得祖諱用孝

父諱祚並隱跡丘園弗耀厥德祚字永錫號潛齋以公
貴贈工部都水主事母林氏贈安人實生先生幼而穎
敏書過目輒能記潛齋異之為擇明師得者儒陳公範
張從仁俾從之游盡得其指授自洙泗以下先秦兩漢
經傳百家之言靡不涉歷為古文詞已有聲弱冠從桑
淪齋檢齋二先生受舉子業為經義論策復有聲浮梁
戴公上饒婁公相繼董學政咸器重之期以遠大而試
輒不偶既領鄉薦凡四上春官乃得第人為先生遲之

而先生晏如也時進士多減年以就格先生年五十四具以實言或導之曰昔人畏始進而欺君吾不忍也聞者竦然有因而改行者明年拜工部主事分水務於臨清戢豪強時啟閉稽衛河提舉司工作節其冗費而去其不便於民者數事磚廠罷事併屬先生剔窳簡良謹其出納宿蠹為之一清秩滿改虞衡司乙丑監浙江稅疏革裁正如在臨清公私便之陞營繕司員外郎尋以疾求致仕冢宰桃林許公惜其材持奏未上先生披瀝

情素示以決去計許知不可奪從之然人猶疑其太遽
既而逆瑾勢張衣冠塗炭論者始服先生之知幾先生
天性孝友潛齋病至顙天請代居喪毀瘠葬祭一以禮
與弟信夫祈居推腴取贏無少許惜信夫卒復經紀其
家事細大必盡孤嫠賴焉念族鉅指蕃不能無裕歎割
常稔田建廣義倉於別墅以資之沙湓之族無過時之
婚無緩期之葬者以有先生也為文章深厚典則以韓
歐為宗詩祖陶韋時入元白字畫兼衆體皆有師承而

正書尤善一時後進多宗之雅好山水近而三吳遠而恒岳東之岱宗謁孔林觀封禪遺址傷今弔古感時憫俗一寓之於詩嘗為吳中山水圖系之長歌以寫其勝而吳之地褊賦繁人稠業窘樂少苦多之情狀略具焉於此可以見先生之志矣先生著述甚富歸閒文纂水部詩歷先憂集皆已梓行其詩塚唱和鳴鶴餘音姑蘇雜詠諸作及近稿未經編錄者並藏于家生以正統丙寅八月十三日比卒享年八十一配徐氏封安人有賢

行先年卒子男一即璠已卯順天鄉薦女一適陳紹孫
男二夢玉夢梅女二長適周表次適吳中立前大理少
卿子升仲子也丁君謂先生秉高明之性具淳誠之質
負通達之才抱宏博之學文足以潤身行足以厚裕而
飛斜暮景位止潛郎首尾宦途僅逾八載蓋時之遇使
然而其不假榮達而自傳者故在鄧君之傳謂其病革
手書遺戒字畫超然臨終命遷於正寢戒女侍無得近
則先生之素養可知而其所以享高年全厚德為宗黨

所依歸士林之推重者豈偶然也是宜銘銘曰

臨安錦樹條葉長綿衍杭越連蘇常麾幢歛影發文章
五百年來彌熾昌東吳支分李墓旁家法故有謙齋光
雪泥沾跡歸飛忙賜田化作天平莊慶歷之治仁洋洋
范宗百世平山陽公德孔有言之詳我銘於丘舉其綱
吁嗟後來其弗忘

明故封太安人朱母劉氏墓誌銘

太安人姓劉氏諱某故工部都水主事朱君稷之妻今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洸之母也先世家吳門以軒岐氏之學顯曾祖叔照尤有名累官至太醫院院判祖豫贅常熟雙鳳林氏林洪武中坐事籍沒豫遂徙塗松岡家焉塗松後分屬太倉故今為太倉人父諱忠隱居弗仕以善行稱娶某氏實生安人幼而端重寡言笑勤於女職豫常以命婦期之曰女非凡人偶也會聞都水君好學且器識不凡曰是可壻吾女矣遂以歸之朱故大家自文貴子亮再世長鄉賦克已裕人家遂以落都水

君初娶或欲令事商賈以佐家安人蹙然謂君曰貿遷
末業也非丈夫所當為且君非其人也君能讀書致身
起門戶何商賈之足云日躬爨養舅姑夜則然膏攻緝
紡以資誦習都水安之學遂以大就都水兄二人以前
母子不能無間言安人重自抑損推多任寡潛消默運
於其間至於喪葬大事皆力相工部為之兩家如弗知
者久而皆帖息焉工部捷鄉闈對大廷為名進士人知
為有樂羊妻之助而仁孚義浹門庭晏然又昔人所未

及也工部卒蕪湖囊無餘蓄御史年甫冠弟妹纍然殆無以自存安人恐死撫鞠拮据綢繆數年間皆克有成立御史既嚮用得推恩所生弟淵亦自鄉校升太學安人壽考康寧人謂天之為善人報者未艾也而卒止於此安人素慈儉平居無故未嘗輕宰殺賓客至則委曲延欸雖數不為嫌親戚之貧者周之無所失下至僮隸飢飽勞逸未始有弗知者以是卒之日人尤思之子男二長即御史以進士授行人進今職次即淵女三長適

曹振剛次適太學生凌相次郁黔孫男三長銓次鏊次
某女一人安人生以正統戊辰月日卒以嘉靖丙戌月
日年七十九明年丁亥冬十二月日葬塗松岡從夫兆
也予始入京識都水君既又以文得泐於場屋有世好
焉其來乞安人銘誼不得而辭也遂為銘授振剛子鄉
進士達以歸俾刻之銘曰

塗松之岡鍾美於此我識其良又善其子考德徵賢良
曰有以惟其爾肆天與之年而皇厚以祉其來未已銘

以紀其始

東江家藏集卷四十二

附錄

風聞言事論

震澤王鏊著

華亭顧君士廉為禮侍衆稱得人忽言者鱗以曖昧事
士廉不辯自引去或以問於王子曰若是者盍廷辯之
可乎應之曰可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如所言者有之是
天下之大惡也無之是天下之大寃也惡得而不辯哉
曰朝廷以耳目寄之言官許以風聞言事雖有不實不

當辯也曰朝廷以耳目寄之諫官許之風聞言事豈不欲是非之得其實乎而以曖昧不實之事峻人可乎且所謂風聞者何所始乎考之于經質之于史籍之于國家之典無有也唐時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此非風聞之所始乎凡前世所謂風聞者亦必事闕安危利害迫切勢不可緩故雖不實莫之罪也今乃以之攻訐陰私何哉吾聞聖主外屏不欲窺人之私故前旒蔽明黠纒塞耳有坐不廉而廢者曰蓋

簋不飾坐淫亂廢者曰帷簿不修古之人君待臣下如此其忠且厚也今乃以此為名何哉且百官之賢愚邪正較若白黑乃有所阿避不敢言舍昭昭之白過掇曖昧之浮言以自沽其直也是果得為直乎自昔小人之害君子多為流言飛語以中傷人或為歌詩以傳播于衆而不知其所自來蓋多出于怨家之言妬者之口若是者當為辯明禁止庶幾抑遏讒邪保全良善今反據之以加諸人人誰不可加者如此在位者人人自危矣

誰肯為國任怨直道而行哉律匿名文書不得施行風聞之事何以異于匿名者乎雖朝廷不行而所損多矣昔漢相王商持正不阿王鳳惡之使人上書言商閨門事天子以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有張匡者承鳳旨復責之上知匡言多險詔勿治而鳳固爭商遂免相嘔血死宋歐陽修以濮議引蔣之奇為御史衆目為奸邪之奇思所以自解乃造帷簿不根之謗以劾修修力辯之奇詞窮被黜修亦因自引去故恐而不辯王商不免

于死辯之而明歐陽修亦不免于去故人臣被誣有死
與去而已是惡可泛泛以加諸人哉今朝廷保全臣子
愛惜名節每為留中不下不知外議喧傳已快怨者之
心墮妬者之計而亦不能安于位矣進言如是是為無
名子報仇也安取其直哉如臣之愚凡以風聞訐人者
莫若下其章根究所從來從來果實邪自當伏法以謝
言者若誣焉言者亦安得無罪哉曰如是則於言路有
阻朝廷不問所以示含容而廣言路也曰拒之而不納

則於言路有阻因所言而根究之是行其言也何名為
阻哉今民間有訟亦必兩造具備而後聽必不以偏辭
成獄也惡有措紳士夫受惡名不一湔洗受黜黜之忿
以去哉若皆不辯人有惡於在位造飾惡語以聞于言
官言官有惡于人自為謗語以聞于上皆曰我得之風
聞也而可乎舜聖讒說震驚朕師孔門惡訐以為直詩
云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又曰萋兮斐
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蓋傷之也昔馬援以

蕙苾來謗李泌以錫獅致讒直不疑無凡盜嫂第五伯
魚娶寡女而撾婦翁自古受誣者多矣幸當時為能辯
之不然至今含冤于地下矣昔陶安事我太祖御史黃
瑾論安隱過上問何由知之瑾曰聞之路人上曰御史
但取路人之言以毀譽人為盡職乎黜之安叩頭諫不
聽竟黜之大哉皇言可以為萬世法矣伊川程子之言
曰人臣進言當於有過者求無過不當無過者求有過
司馬光亦曰彼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也范鎮亦曰伺

大臣之細過發其隱微以沽己直實不能也天下之事
可言者多矣亦何必以暗昧中傷人之為快哉然則所
謂風聞者固當禁乎曰禁之非縱之非故嘗為之說曰
許以風聞言事者人主求言之心不以風聞中傷人者
人臣進言之體

東江家藏集附錄